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八至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八

逸齋

國風

齊

周武王封尚父吕望於營邱即臨淄縣是也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故齊為大國後五世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懿王使烹焉故變風始作齊之次鄭以鄭既不能輔周室復先王

之舊所望者齊晉之霸主耳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哀公荒淫怠慢盖由內無賢妃貞女之助使哀公有內助夙夜警戒亦有相成之理序詩者之言以恕待之謂其中人之資可上可下也昔周宣王亦中才之主也嘗夜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于失禮宣王曰寡人之罪遂勤於政事

以成中興之功然則后妃輔佐君子豈曰小補之哉

若夫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聲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則賢內助之相成有不待言語警戒之末者尤可尚也

雞既鳴矣朝（直遥下同）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呼宏）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感於聽者以聲之至細為鉅若閒蟻戰以為牛鬭是

也眩於視者以形之至微為大若視貫虱如車輪是也古之賢妃志在輔佐君子寤寐不忘眩惑於視聽故以蒼蠅之聲為雞之鳴正以蟻為牛之類也以月出之光為東方之明正以虱為輪之類也盈滿也昌盛也始謂來會朝者已充滿而昌盛今雖尚蚤然亦將及旦蟲已飛而薨薨有聲矣豈不欲與子甘寢同夢慮來會朝者亦欲蚤歸無使予與子俱受憎於人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還旋同下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化於上者謂之風習於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齊俗喜畋驅馳之間邂逅相遇互相夸詡以習於田獵為賢以閑於馳逐為好形於辭氣之間可以想見由哀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故曰刺荒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峱山名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茂美也昌盛也臧善也謂便捷之子茂美而昌盛相值於山之閒山之道山之陽並馬驅獸有肩有牡有狼從之曰兩言非一也揖我謂我馳驟之輕利便好而盡善曰

遭曰並曰揖以見從禽者衆更相稱譽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魚敬

著之詩刺時不親迎説者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耳後之論齊之風俗者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民俗固然所貴乎禮者謂其

矯揉其俗使合於先王之道也若狥其俗之所尚則不親迎者不足刺矣豈聖人存詩愛禮之意哉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是詩三章皆刺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於其家門屏之間曰著自著而入其庭升其堂其次序如此瓊赤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瑩澈用

以為充耳之瑱素也青也黄也皆紞之色以垂瑱者此男子不親迎者之服雖盛美而不能行禮也齊人非特不親迎於婦至之禮亦漸至盡廢矣案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始猶俟乎著婦至則揖婦而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而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卒而俟乎堂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謂之

刺時以上之人不能明禮教以道之也是詩三章皆

賦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序詩者明言君臣失道則日月喻君臣無可疑者說

者不勝其異以不知詩序經聖人之手故也是詩之

意謂君臣有道禮教興行上焉如文王之化則無思

犯禮次焉如衛文之化則國人不齒安得有淫奔之

俗今齊之君臣不能明禮教以化之是無政也故謂

之刺衰

東方之日兮彼姝音朱下同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為言蓋謂日月始出明照四方無幽之不燭誰敢為欺者齊之君臣不能如日月故男女肆為滛奔彼美色之子公然來人室家登人門闥出入相馳逐無復忌憚故詩人歎之謂君臣不

能以道化民如日月在上人不畏其照燭也曰履我即兮者謂我入室而處則迹我所居而就也曰履我發兮者謂我由闥而出則迹我所出而行也國俗如此則齊之君臣所躬行者可知矣或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挈壺氏之職既廢故朝廷起居之際皆無其節既無其節則上下不知蚤暮號令安得不失時哉是詩所謂號令謂號召臣下非出令也

東方未明顛倒刀號下同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暮

未明謂日未出也未晞謂露未晞也以辨色而朝言之則未明未晞不為蚤矣由司漏者廢職羣臣不知

蚤莫所以顛倒衣裳於號召之時朝廷亦豫無警戒故臨事召之所謂上下俱失時也今人為圃尚知折柳為樊為其有限雖狂夫亦瞿瞿却顧不敢逾越可以朝廷乃無司漏之節度使從事者不能知朝夕不失之早則失之莫是為國者之智不及農圃也是詩

三章二章皆賦也卒章比而賦之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詩人嘗以魚鳥喻衛宣公則以雄狐喻襄公不為過也襄公鳥獸之行是以鳥獸自為也君不可惡也而新臺𢿱笱皆言惡國不可去也而北風南山皆言去此變風之直指其事不暇詭辭以明其過之大也

南山崔崔_子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以喻齊雄狐以喻襄公詩人謂南山本崔崔然高大人所瞻仰以雄狐綏綏然行其間反為人之所

惡不足卹矣魯道指魯國齊子指文姜有蕩謂蕩然無法制也惟其蕩然無法制是以文姜既歸為魯之夫人又得以懷二心於齊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詵見有狐是詩止言雄狐則非匹行明矣

葛屨五兩亮冠緌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以喻文姜冠緌以喻襄公冠屨有尊卑之象襄公兄也文姜為公之妹襄公君也文姜為魯夫人皆

有尊甲之可言然葛屨必以兩冠緌必以雙各有其配惟其稱也今襄公與文姜是冠屨莫辨是以文姜既用以嫁魯又得以從襄公於齊也

蓺麻如之何衡橫從足容其畝取七喻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蓺麻以喻取妻畝以喻父母析薪以喻取妻斧以喻媒氏蓺麻者必橫從治其畝猶取妻者必告於父母

也既已告父母而成禮矣又何為合其醜於齊也析薪者非賴斧而不能猶取妻者必賴於媒氏也既已賴媒氏而得妻矣又何為極其惡於齊也後二章併譏魯而深咎文姜與襄公以藝麻析薪為言魯安所逃其責而窮醜極惡則文姜與襄公任其咎也鞠者合其皮而成毬傳曰抏革為鞠言其合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禮義非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脩德非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脩德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道也

無田佃甫田維莠羊九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揚雄引是詩去

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説烝民加二故字加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説詩不辭費如此甫田大田也遠人諸侯也莠稂莠也驕驕盛貌桀桀出貌忉忉憂而勞也怛怛憂而傷也詩人謂治大田者莠不可除徒勞其力求諸侯者遠莫能得徒勞其心使襄公能以禮義治其國有德裕乃身則大功可立遠人可致矣

婉於阮兮孌力轉兮總角丱古患兮未幾居豈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少貌總角聚兩髦也丱總角之貌弁成人之冠也突卒相見之貌總角未幾而突見其弁童子之求速成者襄公之求大功求諸侯猶童子効成人之冠服殆可笑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盧令零下同刺荒也襄公好呼報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諷焉

是詩本刺襄公從獸無厭不欲直指其過故陳古之田獵與民同樂百姓聞而說之兾襄公愧而改耳畢

掩免之物如畢星之形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直龍下同環其人美且鬈權盧重

鋂梅其人美且偲

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纓環之聲重環子母環也重鋂一環貫二也仁仁愛也鬈鬈髮也偲彊力也古之田獵者百姓見其田犬之飾而歎其人美而有仁愛美而有鬈髮美而有彊力仁愛者德之美也鬈髮者貌之美也彊力者才之美也皆樂之之意是詩三章

皆賦也

敝笱（古口下同）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文姜淫亂之事齊魯之醜均也故序詩者以為二國之患詩人原其過由於魯桓公微弱不能制文姜以至於此故作敝笱載驅猗嗟三詩分刺齊魯二公與文姜如法家分別衆罪敝笱一詩乃文姜之罪狀也使魯公能防閑而文姜可制則二國之患息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房古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才用下同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吕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維癸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周禮𩰚人掌以時𩰚為梁釋之者曰梁水偃也以笱承其空然則施笱於梁所以捕魚也以譬魯公也孔叢子曰衞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陸氏曰鱮似魴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且魴本魚之美者今鰥與鱮皆似魴而非魴

雖大而非美且唯唯出入不制以譬文姜若大而難制而其行之不美為人所賤茍固不可以得大魚而況於既敝乎此魯公所以不能制文姜公然反歸于齊恣為醜行其從之者如雲之紛亂如雨之衆多如水之就下皆畧無忌憚卒之魯公則見殺於齊齊公則播惡於民皆由文姜之故此詩之所以分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此皆莊公之時齊襄公恃莊公為已之甥往來略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貶之詩人作載驅以分别謂襄公無禮無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衆而不知恥此為襄公之罪狀明矣

載驅薄薄普各簟茀弗朱鞹苦郭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垂轡濔濔乃禮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弟

薄薄疾驅之聲也簟茀者以簟為蔽車之茀朱鞹者以朱飾皮為茀之副四驪謂四馬皆驪色濟濟而齊也垂轡為轡之垂者濔濔而衆也此言襄公盛其車服疾驅而來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發夕謂文姜宵逝而往會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易而無慙也

汶問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亡魯道有蕩齊子翶翔汶水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表驕〉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委蛇曲折行齊魯二境之間多在齊之南魯之北行人自齊而來者指所從之人也湯湯溢也滔滔漫也彭彭張也儦儦衆也皆狀其在於通道大都之間所見如此魯既蕩然無法制故齊子翱翔于彼遊敖于彼不知其可醜也一章曰發夕則以宵而逝猶有自赧之意二章曰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歉之色三章曰翱翔則徊翔從容而後去

四章曰遊敖則遊觀愜適而忘反雖指齊子而言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猗於宜下同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春秋魯桓公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謂文姜來嫁也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謂莊公始生也至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齊侯通焉則莊公非齊侯之子年月可考矣聖人既書於春秋而猗嗟之序謂

人以為齊侯之子不删去何也盖深責莊公無防閑之道人目以為他人之子是誠可愧恥此莊公之罪狀也

猗嗟昌兮頎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之辭也昌盛也謂其年之盛也頎長也謂其身之長也抑若揚兮謂抑揚之中節也抑若揚猶言子若孫古語多然美目揚兮謂其瞻視之明也禮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巧趨蹌兮謂其步趨之巧也射則臧兮謂其射之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稱也取其才藝之可稱也美目清兮謂其目之清明也儀既成兮謂其儀之備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皮為侯畫以為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内皆方二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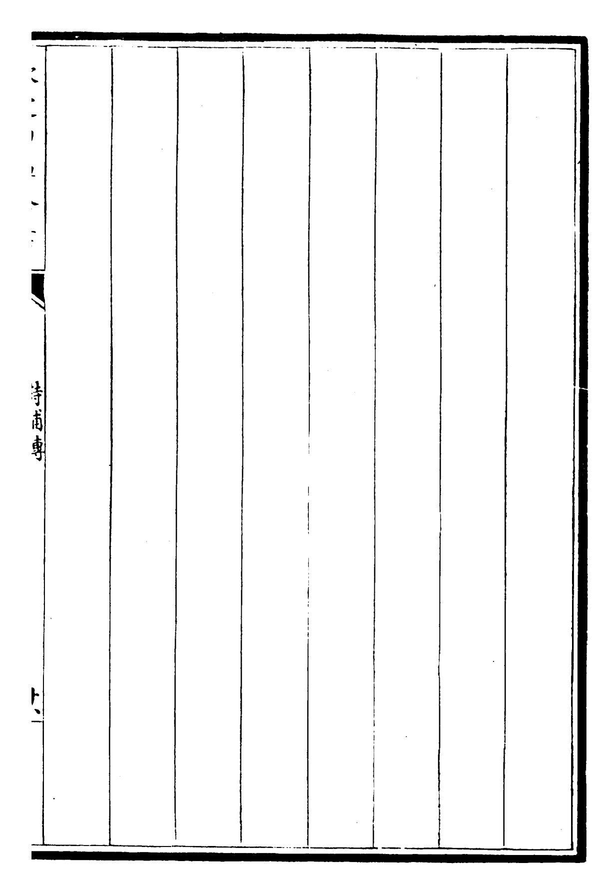
誠也謂其誠宜為我甥也說者謂鵠與正皆禽名鵠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鳱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肩為鳱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鵠高遠而難中鳱健黠而難中故射者取以名其的焉天子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諸侯損玄黄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緑為飾侯之為義其説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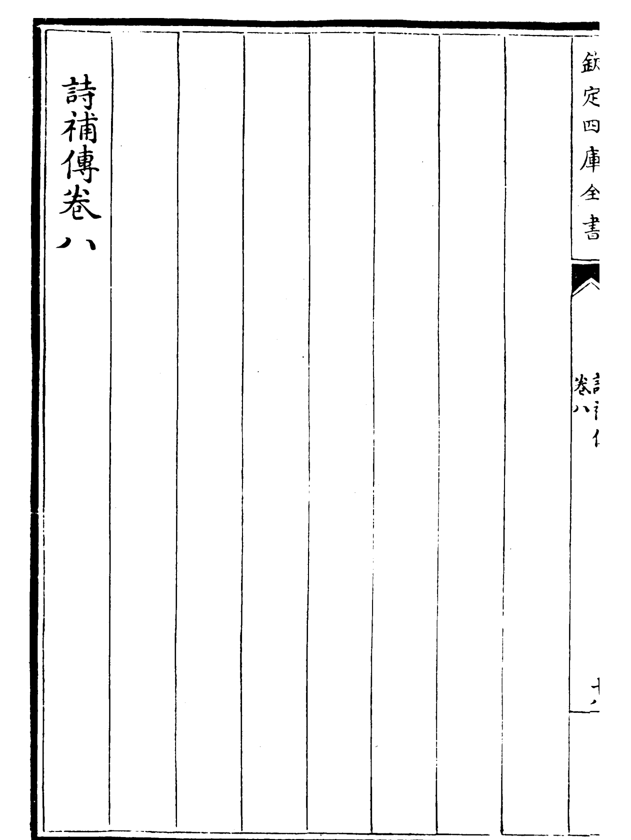
說也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命之為侯而射之者示其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又取熊虎豹麋鹿豕豻為飾者亦以其類視之也其說頗合於弧矢威天下之意姑存之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孌兮婉兮皆壯好之貌歎其貌之好眉目清揚也舞

則選兮謂其舞之齊於樂節也射則貫兮謂其射之貫習而必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反復也謂其乗矢之發皆復得其故處可用以禦亂惜其不用也此章歎美之辭重複不厭而寓意於禦亂之二字語若緩而不切亦理之所難行也盖二國之亂以莊公言之内則母也外則舅也詩人安得直以禦亂之事責之故微寓其意焉序詩者發之曰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則莊公之罪著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八

詩補傳卷九

逸齋

國風

魏

左氏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則魏者周封同姓之國也至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畢萬録詩者不與晉之滅魏故加魏於唐之上與邶鄘先衛之義同也不然則周轍既東所望伯主率諸

侯以奬王室者晉宜次於齊矣邶鄘皆衛詩蓋作於邶鄘既滅之後魏雖并於晉而其詩則作於未亡之前所以邶鄘之詩皆謂之衛而魏詩自為魏也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之間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故魏晉之詩褊隘吝嗇亦大略相似以此見儉雖美德而用之不中禮者安能無弊此聖人所以存之使後世有考焉

葛屨俱具下同刺褊必淺也魏地陿洽隘於懈其民機巧趨利其

君儉嗇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是詩語簡而意多且其章句參差不齊惟據序文為解詩意自明舊分六句為一章五句為一章似不相屬今以四句為一章七句為一章乃合序義

糾糾吉黝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女手可以縫裳

此章言魏地既陿隘其民窮於衣食故機巧之心生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繩繚之葛屨履霜而不遑

休息未嫁之女冝深居幽閒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纎弱之手出而為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故也今所至通都大邑窶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蔽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刱見魏之民俗故本其所自而刺之

要於遥之襋紀力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佩其象揥帝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民之機巧趨利故此章言由於魏君儉嗇褊急以化之要褸也襋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襋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提提安也宛遯辟貌遯而辟之者必左此言其君之容止也揥以摘髮以象為之貴者所用此言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僅備要襋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揥不及珠玉容止惟務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卑折猶為儉嗇之故未可譏也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可刺也好人猶言君

子今人亦呼尊貴者為好人疑出於此詩人以衛之莊姜為碩人以周之賢者為美人亦此類也以序之言求詩之意而魏之君民一時風俗備見於數語若可圖畫序之有功於詩者如此是詩二章皆賦也

汾扶云沮子預洳如預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序言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而詩專言公族之官蓋公族之官所掌人君之家事猶言吾君之家雖儉而能勤但不中禮耳是詩疑為晉詩蓋儉而不中禮

既近於蟋蟀之所刺汾水又出於晉公族亦為晉官豈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墓彼其記下同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沮洳下濕之處也一方水之隅也一曲水之阿也莫菜名也疑可食桑柔桑也以食蠶藚水舃也疑可餌

彼其之子指公族之官也美無度言美不可量也美如英言美如草木之華也美如玉言美如玉之可珍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為旄車之族以其主君之旄車故亦可謂之公路然則公路公行一等官耳夫公族之官所任者君之同姓不為早且賤矣而自往沮洳之地水之一方水之一曲采所食之莫所用之桑所餌之藚可謂儉而且勤矣儉而勤固不失為美但殊異於尊貴者之所為

此所謂不得禮也不斥言君而言公族之官詩人之微意故序詩者發之是詩三章皆賦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魏國雖小尚可為也而其君惟務儉嗇故不能用其民民既不可用則上之德教何由行哉日以侵削固其理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盖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盖亦勿思

園雖小有桃可以為殽有棘可以為食猶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凡上之所須皆用民力也奈何魏君靳靳然儉以嗇不知取予之宜而民不復肯出力應公上之須殆無以為國矣所以為鄰國之侵削不能自

保此為士者之所深憂既歌謡以著其情又行國以寫其憂言無可與告語也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為驕慢以我之言為非中又從而誚我曰彼君之所為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若是則舉國無知我者矣徒思無益也憂國之士惓惓如此而上不之察此魏之所以已可以為永鑒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陟岵戶下同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朔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魏地廹小而數侵削故為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為可憫耳此陟岵所為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行役之夫始

陟岵而望以為有草木之蔽而未見也次陟屺以望雖無草木猶未見也卒陟岡以望而終無所見則情彌切矣於是思欲行之時父戒我曰早夜無自已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不力而見獲也母戒我曰早夜無嗜寐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逃役而相棄也兄戒我曰早夜必偕作尚謹之哉庶幾來歸無以犯令而誅死也上與尚同見獲於敵曰止兄不行而弟行故父母之命已實季子也國已危民已困而父母

兄弟猶能相勉如此信先王之澤未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古者一夫皆受田百畝而五畝之宅牆下必有桑此先王之制也魏既為大國侵削民至無所居豈當責之先王之制詩人形容其廹小之甚故舉十畝為言若曰十畝之間居者相依為生且宅且桑至無所容所以思去故國而不可止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以世

閑閑人情解緩之貌泄泄人言雜沓之貌言十畝之內外土狹而民衆故桑者情態如此幾無所措手足矣故皆欲相率而同歸故曰還相率而同往故曰逝聖人存此詩蓋責以先王盛世建國親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伐命方伯連帥以治之誠如是則魏雖削小猶可存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詩人本以是詩刺貪謂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而

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自為

伐檀之事也

坎坎若感下同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猗於宜下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下同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兮坎坎伐輻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

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唇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邱倫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兮

坎坎伐木之聲也猗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猗作兮檀木之良者可以為車之輪輻今乃伐而寘之無用之地河之干之側之漘皆水厓也河水雖清且成文大爲漣小爲淪徑為直要之檀不宜水不可

用於河猶君子不得進仕俾之家食非所宜也一時在位皆貪鄙之人無功於國而受君之禄如未嘗稼穡而取禾未嘗狩獵而懸獸不知愧恥一夫之居曰廛受田百畆三百廛謂取三百夫之禾也十萬曰億圓廩曰囷皆言其多也貉子曰貆獸三歲曰特鶉鴽之屬也言禽獸之多也若君子之人義不空餐寧肯去彼而取此耶素餐素食素飧初無異義再三歎之且以恊音韻耳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碩鼠刺重斂（呂驗下同）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重斂孟子所謂大桀小桀者是也不脩其政孟子所謂無政事也蠶食桑無時而饜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序詩者發明風人之旨窺見物理之妙皆此類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下同）女莫我肯顧逝將去

女適彼樂洛下同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

黍也麥也苗也皆鼠貪食之物也戒之無食猶望以其恤我而止也貫習也民困於重斂而有離心必俟三歲而後決去者亦冀恤我而至三歲之久習見女之重斂不改其初則無復顧我無復德我無復勞我

矣於是始往而決去求樂土樂國樂郊而歸之庶幾得我所得我直而已未知誰復能繼此長號以告吾君乎蓋猶有不忘其君之意此詩人所以為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三十三 經部

詩補傳卷十

逸齋

國風

唐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曾孫成侯又南徙曲沃穆侯以後又徙於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東及武公復都絳堯當九年洪水之災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故身

居茅茨土堦之宫飯土簋歠土鉶聖人之儉盖以濟時之不及非苟然也至其所以治天下者典謨所載備矣曷嘗不中禮哉晉在堯所居遺風猶存其君子則深思其小人則儉嗇猶為善俗也而為之君者亦復鄙吝拘廹不及遠慮故詩人閔之而變風作焉謂當周共和之時其君則僖侯也

蟋悉下同蟀所律下同刺晉僖公也儉不中丁仲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洛下同也此晉也而謂之唐

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盖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二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蟋蟀之詩盖閔僖公居國君之位廢國君之禮既過乎儉不適於中徒為自苦不能有益苟能深長思之亦當為國以禮而堯之遺風不墜矣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直慮)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據)好(呼報下同)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蛬也十月蟋蟀始入床下在堂則十月以後也十月以後則歲遂莫而且逝役車且休矣除去也邁遠也慆過也為國君者當此之時尚不能自虞樂則

日月之去且遠且過矣言不可緩也詩人既欲其君之自虞樂又慮其樂而忘反則過猶不及故又戒以康樂不可大甚職思謂思其職也其居謂思其所居之位也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也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也好樂無荒深戒其樂不可極也良士謂善士似指在朝之臣而言謂當人君虞樂之時在位之善士苟能瞿瞿然却顧蹶蹶然動而敏於事則可以休休然安逸而無患矣玩味一篇之旨真所謂憂

深而思遠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山有樞烏侯下同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埽蘇報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矣在僖公之時詩人固已憂之然未若此詩尤為廹切也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也政者正也道者政之本

也本之不脩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鐘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洒埽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亡將至故為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

樞刺榆也榆之白者為枌皆榆類也特生有山隰之異爾曳者曳而行也婁者弊壞也謂曳而至於壞也

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褸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如要之褾之當作衣旁要之類是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人謂山則有樞隰則有榆皆可用也而貽公有衣裳不能曳婁有車馬不能馳驅一旦宛然而死他人當取之為愉樂也

山有栲考隰有杻女九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可為弓材以水曰洒以帚曰埽動

之曰鼓擊之曰考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山有漆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可以造器用栗可以為籩實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憂勤則閱日似短逸樂則引日似長他人入室謂入而居之也三章之意皆同惟他人是保切於他人是愉他人入室切於他人是保詩人之言申復如此愛君之意有加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烏毒下同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穆公之子成師昭公之叔父也昭公以沃之大邑封成師巳無遠慮且不知人矣而詩人刺之欲其早為之所與祭仲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之事類也莊公之失在小不忍昭公之失在弱而寡謀外則鄰國窺之而不能悟内則國人將叛而不之察序詩者謂之微弱信乎其為微弱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素衣朱襮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洛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以喻昭公之微弱白石堅頑之物以喻沃之盛彊水既淺緩則堅頑之石鑿鑿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而水粼粼流於石間以喻沃盛彊之迹已著見如石而昭公之微弱如水流石間也黼領

謂之襮繡謂繡刺以為黼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在沃服素衣繡黼之襮是僭諸侯之服也鵠亦曲沃邑名在邑而服侯服國人宜惡之乃反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所為必有以要民譽而收衆情故國人聞桓叔叛逆之命不敢以語人恐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此皆將叛之辭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

頍下同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脩其政多歷年所中間屢有篡奪之禍而昭公以來略不知所為備至於失國而後已此可以為永鑒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下同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子餘下同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為物其實易蕃聊之為言畧也謂畧言之可以盈升盈匊也古者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兩手曰匊則匊大於升矣之子謂桓叔也碩大無朋謂無與比也碩大且篤謂篤於政也椒聊且且語助也謂此特畧言椒耳若論其條之遠則蕃衍不啻升匊也詩人申復歎其盛大昭公獨不知慮之何邪是

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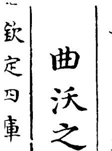
綢(直留下同)繆(亡侯下同)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綢繆之詩蓋述當時怨曠之人思不期而會與野有蔓草之詩意同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逅(胡豆)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

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采薪者必綢繆整束乃能不散芻楚亦然猶昏姻合二姓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十月也在隅謂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謂直戶正月也束薪既喻昏姻三星則記昏姻之時自十月至正月皆可以行禮過此則失時矣詩人原其失時之由謂因無禮以綢繆故先取束薪而次言三星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邂逅見此粲者女語其夫



以為良人男語其妻以為粲者邂逅則不期而會詩人互言之以見一時怨曠之男女多不以禮而苟合故歎之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如此邂逅何如此粲者何傷無以救其亂也秦風曰厭厭良人國語曰女三為粲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杕（徒細下同）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爾

曲沃之為晉禍六七十年間簒逆者四五則其寡助

也至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故詩人原其故謂由人君不親宗族骨肉離散全無兄弟手足之助此其所以亡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獨行踽踽俱禹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下同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下同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獨行睘睘求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杜雖特生猶有葉湑湑然潤澤

菁菁然茂盛以自蔽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乃不能親之至獨行踽踽無所親睘睘無所依可謂孤立矣故詩人曉之曰豈無他人可用莫若同父同姓者譬之身之骨肉相資以生本之天性非他人可比因歎彼行路之人何為不相親比謂非骨肉人各有心故也人之無兄弟者何為他無佽助謂非骨肉各親其親故也詩人申言之責之深愛之至也序曰刺時則非昭公一君為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晉之諸臣尸位素餐不聞以民事言於上者故羔裘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盖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為民設官之意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豹袪起居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

羔裘君臣所同服也袪袂也褎飾也玉藻曰君衣狐

白裘謂人君純用狐而不加飾也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謂大夫士以豹飾其袂也羔裘以視朝狐裘以燕居狐裘猶飾以豹則羔裘可知也詩人指在位之臣謂國家設鄉士大夫之位豈徒然哉盖以為民也在是位而服是服當自我人而安之自我人而察之則足以稱其服矣居之為言安也謂安其生業也究之為言察也謂察其疾苦也安其生業察其疾苦皆恤民之事也居居則安之又安也究究則察之又察

也凡詩人重言皆不已之意也作詩者既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故申複告之曰我不以恤民之事語他人獨以語子者謂與子故舊且相好是以不嫌於彊聒也子其可怨吾言而不聽哉是詩二章皆賦也

鴇保下同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晉五世之亂自昭公至武公數十年始定謂潘父弒昭公晉人立其子孝侯一世也莊伯伐翼殺孝侯晉

人立其弟鄂侯二世也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立其子哀侯三世也武公伐翼逐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四世也武公殺小子侯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武公又殺之五世也亂之久也如是則君子亦不免下從征役不得孝養厥父母此鴇羽所以刺時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王事靡盬(古下同)不能藝(魚世下同)稷黍父母何怙(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

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戶郎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連蹄性不木止今集于木不得其所矣羽也翼也行也舉鴇之同類以喻衆君子也栩杼也棘也桑也皆以苞言謂雖叢生非鴇之所宜處喻君子不當從征役也說者謂煑海為鹽煑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取以為言孔氏謂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

曰盬二義皆謂㢢敗也王事靡盬謂王事不可㢢敗故君子不得藝黍稷稻粱父母何恃而得食人窮則反本於是呼天而告之曰何時得其所乎何時止此役乎何時反其常乎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甲政）晉國其大夫為（于偽）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而作是詩也

晉武公以兵力并宗國其罪著矣又因天子之使而

請命此何禮哉詩人美之聖人存之盖猶賢乎已耳昔者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之曰知禮人皆謂昭公實不知禮孔子不欲言君父之失而歸過於已以為聖人之謙厚竊謂未盡聖人之意盖取同姓為非禮固也諱之謂之吴孟子猶有畏禮之心焉能充是心將至於不犯非禮雖謂之知禮可也然孔子於此儻不受其過則後世不復以取同姓為非矣故聖人引咎之一言在當時不失為謙厚而愛禮之意使萬世

之下知禮之不可廢聖人豈茍言哉刪詩存無衣之篇亦此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降殺以兩諸侯之服無所為六者說者謂變七言六謙也謂不敢必求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乎天子之卿猶愈乎否然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則加一等衣服亦如之此諸侯

衣服無以六為節之證也意者詩人一時吟詠必協音韻不暇深考禮制既喜其能請命乎天子謂他人雖有衣服不如武公之衣服以七為節者既安而且吉固足為美就使降一等以六為節亦安而且燠不以為歉也尊王之意出於人心者如此聖人安得不存之是詩二章皆賦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武公兼并宗國屢相殘賊宗族誰敢相親者可謂寡特矣偃然自以為能不知求賢者為輔翼是誠可刺謂其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下同之曷飲於鴆下同食嗣同下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子澁而酢道左謂道之側也道周謂道之曲也杜雖味不美以其近乎人往來之地

故猶有君子取而食之噬食也因欲食杜遂肯適我而來遊以喻武公既寡特如杜不能如杜生於近人之地謂不親賢也不能如杜有實之粗可食謂無其禮也果能親賢以自近有待賢之微禮亦必有賢者肯來食其禄而為之助矣今不能然是心不好賢也苟中心好之何不為飲食之禮以待賢者乎詩人刺武公曽杜之不若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矣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魯莊公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公元年晉侯滅耿滅魏二年晉伐東山皐落氏僖公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虢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此好攻戰之實也國人多喪非死亡也謂遭亂離夫婦相失詩人之辭可見也

葛生蒙楚蘞廉同下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葛之生蒙於木蘞之生蔓于地以喻夫婦相依以生

今予之所美者既亡失矣誰與我同處獨處而已誰與我同息獨息而已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角枕之粲然錦衾之爛然追思前日夫婦相得之樂今既亡矣誰與我同此衾枕獨不寐以達旦耳日之長莫若夏夜之長莫若冬憂思之人於晝夜之長時

尤不能堪故反覆言之於是誓之曰生不可復合猶冀於死後來歸于我之居室庶幾不負同穴之志也

是詩五章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三章賦也

采苓力丁下同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晉獻公好聽讒惟驪姬之事為最著由詩人之言考之正指其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之然下同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

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即甘草也苦苦菜也葑須菜也以喻讒人之言首陽山名之巔山上也之下山下也之東山陽也皆顯明之地凡譖人者懼君之不見聽反受其禍必於幽闇之地徐進其說今獻公既好聽矣故讒人不復懼乃於顯明之地公然言之苓之味美苦之味惡

葑之味上美而下惡葢善為讒者始以甘言投之以嚐則苓也繼以苦言動之以嚐則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嚐則葑也讒言如此則不聽者鮮矣況好聽者乎采苓采苦采葑皆重言之亦以見讒人之言不一而足也案國語驪姬始請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此以甘言投之也繼以夜半而泣曰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寛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行彊於君盍殺我無以一

妄亂百姓此以苦言動之也終則曰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君盍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申生逐羣公子詩人之言信如著龜不可忽也三章申言人之言不可苟信不可苟與不可苟從固當舍之然亦不可苟不然其言而但已當察其言胡為而得則讒者當知懼矣

詩人刺其好而戒其審庶幾其悟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

謹按卷八第三頁後一行經遭我乎猛之間兮刋

本猛訛㹠今改

第八頁前三行傳新臺㳙筍刋本筍訛筍據經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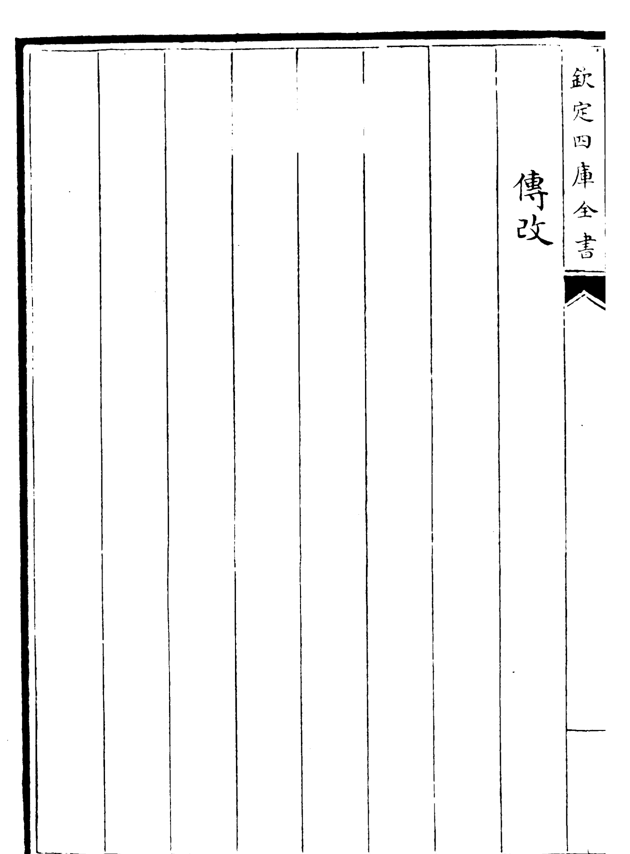
卷九第九頁前七行傳河之干之側之漘刋本側

訛浿據經改

卷十第十一頁後四行傳是詩二章皆賦也刋本

二訛三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傳晉伐驪戎刋本伐訛代據左



傳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十一

逸齋

國風

季札觀樂詩之次第秦處魏唐之上聖人删詩以秦次唐豈無其說意者秦為隴西之國與戎雜處既不用周禮至以人從死夫不用周禮是不能用夏變夷以人從死是變於夷者也顧乃盛甲兵好攻戰盖有

吞并諸侯之漸聖人見微知著降其次而示貶有合
於春秋中國用夷則夷之之意况秦乃伯翳之後伯
翳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裔
孫非子養馬於汧渭封為附庸邑之秦谷至曽孫秦
仲宣王始命為大夫變風遂作其不足以處魏唐之
上明矣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
救周平王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遂有
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之野至

德公又徙於雍其民厚質尚氣槩先勇力盖其土俗然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盖視其先為大耳車馬禮樂侍御皆昔所未有故國人創見而美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下同）逝者其耋（田節）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云

鄰鄰衆車之聲言車之多也白顛馬之的顙言馬之良也寺人内小臣言使令之不乏也漆可以為飾栗可以為食桑可以為衣楊可以為宫室器械言禮之材用甚備也瑟者常御之樂簧者笙之屬言樂之絲竹不闕也國人始見車馬之盛既已喜之故欲往覲馬猶未得見其君也見其侍御之人使令之衆則又喜之於是相與言曰車馬如此禮樂如此侍御如此

及今不能為樂過此以往則老且死矣蓋喜之之甚欲其君及時自虞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駟驖田結下同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洛焉平王始命襄公為諸侯國之初政未有聞焉遽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若可刺矣而詩人美之聖人存而不削何哉蓋秦并西戎以馳逐射獵為俗夫馳逐射獵者乃攻戰爭奪之習也平王喜其一時之功遽命之自取周地襄公果能以田狩園囿之事投國人之

所好而用其人卒之成畐彊而傾周者秦人也聖人存之亦以譏周室不能慮其始而遂命之耳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驥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捨拔蒲末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由車鸞鑣彼驕載獫力驗歇驕許喬

駟驖孔阜者謂四馬皆驖驪純色而且大也六轡在手者謂二轡納於觼而在手者六轡也馬既良壯不勞轡策而親媚之人又相從出狩為之左右此言御

之善也奉時辰牡者虞人翼此時節所宜之牡獸以待公之射也辰牡孔碩謂所翼之獸皆甚肥碩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謂左右惟公所命舍矢則獲獸也拔矢末也鏃為首故拔為末此言射之精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者謂田狩既畢因而遨遊於此北園馬既閑習車又輕利鸞宜在衡今乃置鸞於鑣犬宜在地今乃載犬於車皆田獵之餘也爾雅釋獸謂犬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今田犬長

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意爾雅因毛氏之說故改歇驕皆從犬以合之改字何所不可要之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韓愈畫記有擁田犬者說者取之謂以車載犬盖以休其足力則歇驕不得為短喙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秦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征伐不休幾於黷武矣國

人宜厭之否則譏之今乃矜其車甲婦人雖閔其君子亦無嗟怨之辭詩人且以為美何哉案史記周厲王時西戎叛滅犬邱大駱之族大駱者乃秦祖非子之所自出也至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又為西戎所殺宣王嘗命秦仲之子莊公破之矣已而復熾遂與申侯同伐周弒幽王襄公以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乃周與秦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以討之曰討之者以天子命討君父之賊仗

大義而復世讐合天理而順人心矧秦人尚氣喜勇宜乎樂為之用也

小戎俴錢淺收五楘木梁輈陟留游環脅驅陰靷鋈沃續文茵因暢轂敕亮谷駕我騏其馵之樹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戎國之大事也詩人謂之小戎學者求其説而不得乃謂元戎為大裨將為小且是詩方美其甲兵之盛乃捨元戎而獨論裨將豈理也哉竊意小戎名篇摘

取首章之語盖論車之大小耳案考工記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至車人又有大車羊車柏車之異名釋者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詩王風有大車之篇易坤卦有為大輿之説皆謂乘車也乘車為大則兵車為小此小戎之説也小戎俴收者收軫也取収斂載物之義釋周禮者謂兵車之深四尺四寸而大車深八尺則兵車之軫比大車為淺故謂之俴收五楘梁輈者輈轅也車之有轅如屋之有梁故謂之梁輈五

桊者懼輈之不堅故五分其輈以皮束之其文歴録故謂之五桊游環脅驅者以韋為環束服馬驂馬之外轡以其游於服馬之游環以韋帶前繫於服馬之衡末後繫於服馬之軫以其當服馬之脅故謂之脅驅游環所以制驂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驂馬之内入如此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矣陰靷鋈續者陰蔽也靷韋帶也以板横側車前及左右以蔭蔽車軌故謂之陰以韋帶四各繫於驂馬之衡而兩

之故謂之鞙左氏曰兩鞙將絶是也續者鞙端之環也鋈者以白金灌沃之也故謂之鋈續文茵暢轂者以虎皮為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覿故謂之文茵釋名曰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是也轂者衆輻之所湊釋周禮者謂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尺有五寸則兵車之轂比大車為長故謂之暢轂駕我騏馵者説文曰青驪文如博棊曰騏爾雅曰馬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

板屋亂我心曲者婦人閔其君子有徳如玉之温以征西戎之故在彼板屋思念亂其心曲也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為西戎之居明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留是中騧古花驪是驂龍盾允順之合鋈以觼古穴軜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者四牡即兩服兩驂言其壯也

四馬八轡驂馬兩內轡繫之觼軜在手六轡耳騏駵
是中騧驪是驂者青驪如綦曰騏赤身黑鬛曰駵黑
喙曰騧深黑曰驪以騏駵為中服以騧驪為外驂也
龍盾之合者盾以木為之畫龍於上合而載之為車
蔽也鋈以觼軜者説文曰觼環之有舌者軜之觼以
白金為飾繫於軾前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
期胡然我念之者婦人閔其君子在西戎之邑以何
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也

俴駟孔羣厹（求）矛鋈錞（徒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鏤（魯豆）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縢（直登）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孔羣者謂以薄金為甲以介馬詩曰駟介旁旁左氏曰不介而馳皆謂馬當被甲也孔羣者言其甚馴而可羣也厹矛鋈錞者矛有三隅謂之厹錞以白金謂之鋈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釋者曰鋭厎曰鐏取其鐏地平厎曰錞取

其鏄地蒙伐有苑者伐中干也蒙雜羽於上有苑然之文也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者韔弓室也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說文曰韔弓衣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爾雅金謂之鏤交二弓於韔中以竹為䪐以繩約之也釋周禮者謂弓紲於䪐者為發絃時備損傷也且引是詩為證而改竹閉為竹䪐蓋竹閉乃紲弓之物加繩以約之也言愛護之至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者厭厭

祝其功名安而且久秩秩祝其功名有常不敗盖秦能使民好戰不獨男子為然雖婦人閔其夫豈特欲其歸且祝其寢興無恙長保其功名此所以終能取周之地惜乎不能用周禮以矯揉其好戰之俗故卒以此亡然則小戎之詩在當時固可以為美在後世祗可以為戒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蒹古恬下同葭同加下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秦襄公始受周命得為諸侯當用周禮以變戎狄之俗而後國可安也昔齊嘗問魯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然則秦不用周禮無其本矣何以固其國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回下同洄下同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蒹蘆也蒼蒼方盛貌淒淒則已成矣采采則可取矣然必待霜而後堅實今露猶未霜露猶未晞露猶未已以喻秦雖已爲諸侯未能用周禮以變國俗

詩人知其無以固其本矣荀卿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又曰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詩人

以水譬禮伊人謂彼國人也一方水之一隅也水草交曰湄水涯曰涘喻人必由禮惟禮為近人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謂不以禮而治人則險而遠譬之逆流而上其道既阻且長言非易至也且躋言非登陟不能至也且右言非右助不能至也以禮而治人則易而近譬之順流而涉自一方而至中流自湄而至中坻自涘而至中沚可坐見其至也宛坐見貌詩人申言用周禮則民順而治民邦之本

也民順治則邦本固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序有能取周地之言案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曰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殺戎即有其地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然則襄公雖未能自取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為重故併受顯服而美之

以為秦自襄公已得周地且受侯服不曰美而曰戒勸正以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壽考不忘

終南一名中南周之名山也條稻梅枏也紀者道之經理也堂者地之寬平也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也

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也詩人謂岐豐之地其美如此而襄公以王命而得之又受諸侯之顯服錦衣則狐裘以裼之黻衣則刺繡於裳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盛足以稱人君之位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謂其佩服之美終身不可忘周之賜也一篇無非戒勸之意而卒章一語尤為切至盖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案左氏傳魯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說者曰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之命三子自殺也死不為義無足美者可哀而已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下同）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戶郎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此鳥羽毛聲音可愛以譬人之良也然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乃得其所今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皆卑飛趣下必為人所捕失其所矣以譬三良志趣卑下以國之良不能與

社稷存亡而輕於殺身以從其君將死既亂之命特可哀耳不足尚也百夫之特謂特出於百夫也百夫之防謂可以當百夫也百夫之禦謂可以敵百夫也國人呼天以哀之以為秦失此三子善良幾至殲盡至欲以百身贖之夫國人之情悲切如此使康公亦如國人必有道以止之奈何略不動心黄鳥之詩既作於康公之時不敢斥言其君而康公之失亦隱然見之言外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序言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則此詩乃穆公之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即位未幾即棄其賢臣也觀穆公尚能使三良從死以見終身待賢之不薄晨風詩上皆言待賢下皆言棄賢也

䲸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鸇之類北林必鬱積茂密而後鳥之迅疾如晨

風者歸之喻康公初待賢有禮故賢者仕其朝以晨風比賢者亦取其去來之速待之有禮則來歸禮衰則去矣君子指賢臣也謂康公之初即位也望賢臣之來而未得也憂心欽欽而不敢忍今乃棄賢不用故歎其如何如何忘我賢臣實多也

山有苞櫟盧狄隰有六駁邦角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洛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悌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詩人言山必以隰配猶言山上山下也苞叢生也山則有叢生之柞櫟隰則有六駮之梓榆山則有叢生之唐棣隰則有植立之楊檖櫟也棣也檖也訓釋易曉惟梓榆皮青白駮犖故謂之六駮盖駮如馬鋸牙食虎豹取其皮之相似必以六言意獸三為羣六則非一羣言木之叢生望而視之亦若獸之羣聚其文駮犖也詩人謂康公初待賢有禮故賢者之立其朝如木之在山隰其材皆可以備器使申言康公即位

之初憂賢臣之未得至於靡樂至於如醉今何遽至於棄我也由序之言求詩之意康公不能念穆公之業可概見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或曰駮謂之六疑别有義然詩人比興如綬草與綬鳥同名之類則名木以獸風人之辭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子好(呼報)攻戰亟(欺異)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此康公之詩也康公以魯文公七年立是年即與晉

人戰于令狐十年又伐晉十二年又與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又與楚人滅庸康公征伐之事見於春秋經傳者如此所謂好攻戰而亟用兵為可考矣然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師言之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序言刺其君子盖指其君臣皆好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上服也雜繭絮為之澤褻服也如汗衫之類裳下服也如袴褶之類皆軍衣之不可闕者古者用兵君民同其甘苦故服亦謂之均服今康公以私意用兵非有王命民所不欲故假衣服為言謂我雖有衣與君子同而其欲不同不直言不同欲亦譎諫之義也

謂苟有王命興師我當脩戈矛脩矛戟脩甲兵同為仇敵偕作而行矣詩人之言得春秋尊王之義聖人有取焉是詩三章皆賦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驪力馳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康公即位猶能作是詩既而遂脩晉怨有令狐之役

所謂念母之良心安在哉竊意康公為太子贈送晉文公見舅而念母有不可誣者即位未幾而脩怨則私欲既勝良心遂喪序詩者本前日康公見舅念母之意而詳言之以見康公之始終如此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亦述康公前日之意非後日之意也秦自殽之敗遂絶昬姻之好為仇讎之國使康公終能念母釋舊怨而脩新好則秦晉之兵可息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成證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玉佩

秦是時都雍曰至渭陽者謂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既欲贈之以車馬以為未足以止我悠悠之思又欲贈之以佩服此皆康公念母之切故欲厚贈於舅氏有加而無已也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諸侯之車可以謂之路車也乘黃謂四馬皆黃也瓊玉之赤者瑰石之次玉者謂以瓊瑰為佩也皆形容

欲厚贈之意耳康公為太子豈能真有是贈邪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此乃康公之初心使康公能推是心不為私欲所移則不復為令狐之役矣是詩二章皆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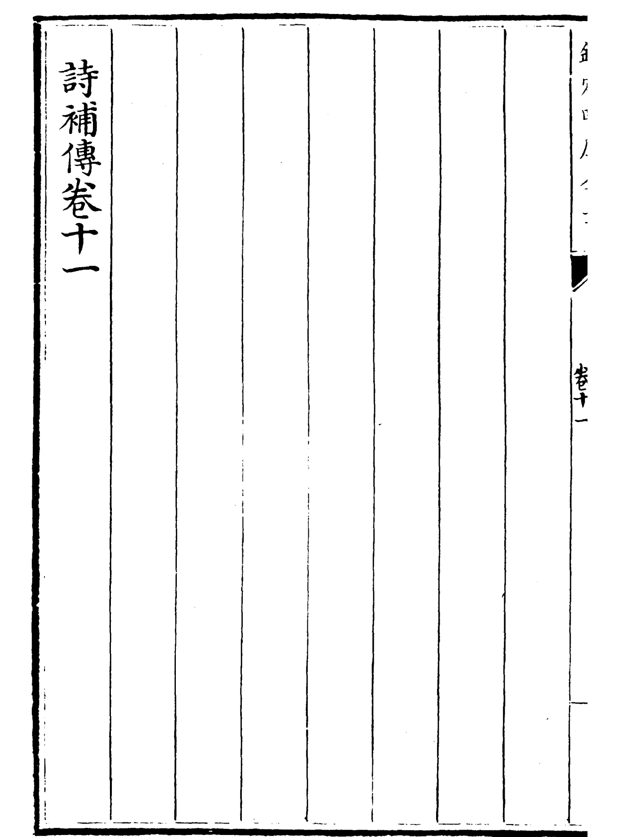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權輿與晨風皆穆公之舊臣謂康公其初待之有禮未幾待賢之意遂衰盖康公之用賢亦猶見舅氏而念母皆有始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人吟詠有始終指一事為言如緇衣始終言緇衣羔裘始終言羔裘之類也此詩始終言飲食盖人君禮貌其臣意之厚薄即是而可卜是以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康公始待賢者為具之盛有如夏屋渠渠髙廣貌今一旦待之殊薄其食僅足耳其始有黍稷稻粱之四簋今一旦使之食不能

餽禮貌之衰有如此者所謂不承權輿也權為衡之始輿為車之始康公不能承其始則賢者去矣説者謂屋則立之先君食則受之今君是以夏屋為賢者所居之屋也且禮貌衰而飲食薄則有之矣決無奪屋之理春秋左氏傳謂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淄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為過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十一